



# 東亞海域上的琉球與台灣

林滿紅



◎琉球王國首里城正殿。(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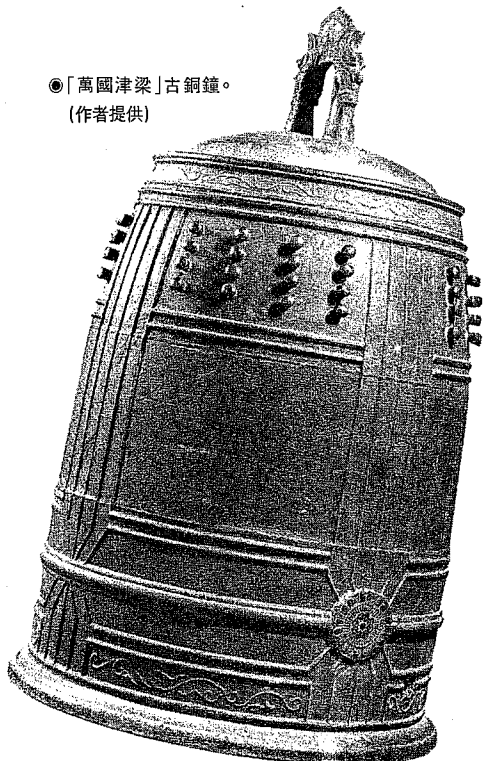
當我們在東亞各地移動時，可看到北京和東京的古老皇宮，也可看到首爾、那霸在戰火摧毀後的舊跡上重建王城。那霸的首里城原由公元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在東亞海域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琉球王國所建，現在從台北搭飛機到那霸，僅需1小時。琉球列島的地質以珊瑚礁為主要成分，何以在面積較大、自然資源較為豐富的台灣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政治組織之前，便早已出現一個王國？這個王國的沒落與台灣的崛起間有何關連？琉球由「有國」變成「無國」，台灣由「無國」變成「有國」，其間透露了哪些信息？本文擬根據若干個人研究，抽出東亞海域史上約

從十四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一段漫長歷史，來回答問題。

## 作為「萬國津梁」的琉球王國

琉球在東亞海域中能否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深深影響王國的興衰。約在中國唐朝(618~906)，琉球曾向日本納貢。之後，琉日關係中斷。宋、明之間(976~1644)，琉球與日本、朝鮮、中國都有商貿往來。當元明之際，日本進入南北朝互爭時期(1336~1392)，九州地區出現一群騷擾東亞沿海的倭寇。明取元而代之不久，一些反明勢力便與倭寇聯合進行走

◎「萬國津梁」古銅鐘。  
(作者提供)



◎琉球王國古錢幣——世高通寶。



是東亞海域上最重要的經濟活動。這時中國在「一條鞭法」的財政改革方針下，將實物稅、勞動服務、現金稅等一併以白銀繳納，白銀在民間

的使用程度也大為增加。當中國大幅增加銀的使用時，約有四分之三所需的銀來自日本。日本銀主要產於靠近九州以及日本海的本州西端。這個新興的絲銀貿易並不是直接貿易，很像今天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雖有越來越多的商貿活動，但台灣並不容許有直接貿易往來，所以必須要依靠香港、濟州島（在韓國南端）等港口轉運，十八世紀以前中日絲銀貿易的中轉站中，包括對馬海峽中的對馬島、朝鮮、河內、澳門、琉球、台灣。當時，台灣沒有現代意義的國家存在，於是先有鄭芝龍等福建海商前來，後有荷蘭、鄭成功等在台灣建立貿易據點，他們都是以中日絲銀的轉口貿易為主要的經濟活動。

當東亞海域出現眾多的新興中轉地後，琉球不再是「萬國津梁」。加上日本憑藉大量白銀換取中國的先進技術之後，國內市場需求白銀日增，而銀產漸少，因此約在1700年之後，中日間的絲銀貿易式微，而在1775年前後可以說完全消失；琉球王國的經濟雖有海產物代為彌補，但已不復昔日榮景。在政治方面，日本九州的薩摩藩於十八世紀逐漸控制琉球，增加琉球對江戶幕府的朝貢次數。日本同時默許琉球對中國的朝貢活動，也藉之推展中日貿易。

琉球雖大量引進中國文化以建構自我，但所受日本的箝制日深。1872年，日本政府設置「琉球藩」，初歸外務省管轄；1874年發生台灣牡丹社事件之後，日本勒令琉球停止對中國的朝貢關係；1875年以後，

私貿易，威脅明政權的安危。明太祖朱元璋除了禁止海上貿易以外，也建立起朝貢貿易，力圖把走私貿易轉化為明政府可以控制的貿易。明朝會以平定倭寇為條件，容許日本參加朝貢貿易，但遭到拒絕。於是視可提供倭寇泊船之地的琉球為籠絡對象，於1372年與逐漸走上統一的琉球建立朝貢貿易。

琉球在明朝的朝貢體系中，地位比中亞、東南亞、東北亞、東亞等地的屬國重要，所得到的朝貢機會因而較多。在首里城正殿，有一個約一個人高、四個人寬的古銅鐘，是1458年前後打造的，鐘面刻有一段文字，標題為「萬國津梁」，內容明言琉球王國是日本、東南亞、朝鮮與中國貿易的重要中介。原因乃是琉球船隻進貢中國的次數最多，朝貢期間雙方交易的時間也最長，很多國家需要透過琉球與中國進行貿易。琉球王國就在這個「萬國津梁」的基礎上崛起。

## 台灣逐漸取代琉球

約在1540年至1700年間，日本銀與中國絲的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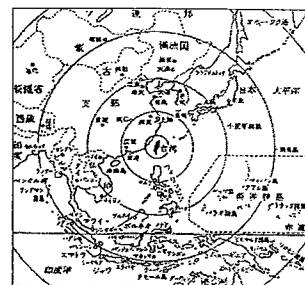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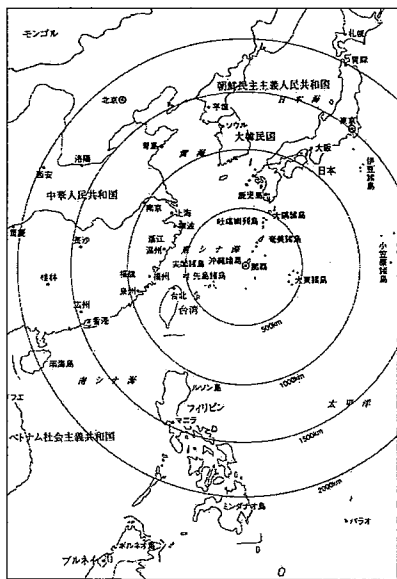


圖2 台灣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中心。  
(作者提供)

圖1 琉球為東亞海域的中心。  
(作者提供)

琉球的管轄權由外務省轉移到內務省；1879年，琉球正式納入日本版圖，設立沖繩縣，日本強迫琉球國王遷居東京。中國方面雖迭有抗議，但在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後，中國承認無力關照琉球。台灣就在琉球王國中角色式微之際、日本銀—中國絲帶動中國海商活動時，加強了其與東亞乃至世界的貿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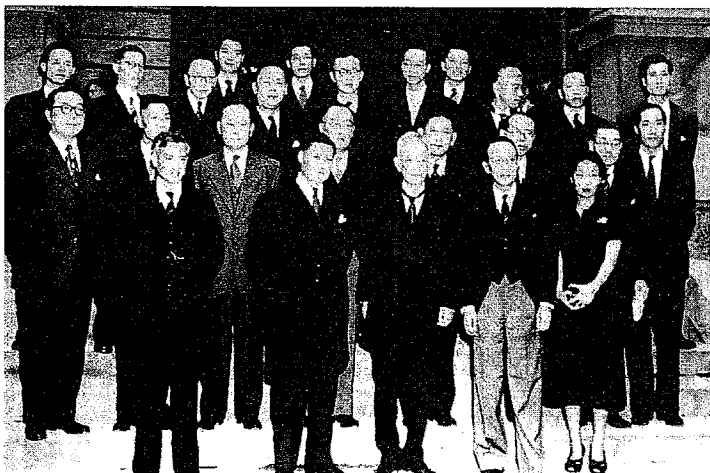
### 新舊東亞中心之間

在有關琉球的通論性歷史書上，常會出現琉球在東亞中心的一幅地圖（見地圖1），是1945年以後琉球學者繪製的，多少反映「萬國津梁」時代琉球的國際貿易地位。1944年日本的《朝日新聞》上，也出現了台灣在大東亞共榮圈中心的一幅地圖（見地圖2）。兩幅地圖極其相似，但這兩個中心位置出現的時間前後相差約500年。其實，早在日本銀—中國絲貿易展開的十七世紀，台灣也起過貿易中心的作用。除了銀絲貿易以外，台灣也是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或更

遠的歐洲間的轉口站。不過入清之後，台灣約有一個半世紀不在國際貿易的動線上。但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貿易不斷發展，到日本占領台灣前約35年間，台灣的貿易對象擴大到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國。只是台灣在國際貿易的中轉地位非常薄弱，連本身與歐美、日本的貿易，也多經香港、廈門中轉。

日本占領台灣以後，企圖以台灣分享香港的中轉地位，台灣的中轉地位才再次凸顯。除了日本取代中國大陸成為台灣主要貿易對象之外，日本商品透過台灣轉銷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台灣茶和樟腦則從經由大西洋行銷歐、美，變為經由太平洋行銷美、歐。香港在1910年代為東亞第一大港，到1930年代為世界第七大港，神戶、大阪則在1930年代分別躍居世界第三、第五大港（紐約第一、倫敦第二、鹿特丹第四）的地位，台灣多少分享亞太地區在國際貿易中的崛起。當日本帝國發動大東亞戰爭時期，台灣作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中心位置更加明顯。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改由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貿易對象在1945至1949年間以中國大陸為主。

1949年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政府遷台，1950年韓



◎中日和約簽字後，雙方代表團留下珍貴歷史鏡頭。前排左起第二人為中華民國代表葉公超，左三人為日本代表河田烈，右起二人為日本海外事務所所長木村四郎七（民國41年4月28日）。（作者提供）

●雙方政府批准中日和約後，在台北進行換約，由葉公超部長(左一)與木村四郎七(左二)代表簽字(民國41年8月5日)。(作者提供)



戰爆發，台灣成爲美國亞太防線上的重要據點，整個冷戰時期美國的政策是透過台灣聯繫日本與東南亞。中華民國政府在冷戰背景下，於1952年在台北賓館與日本政府簽定《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的和平條約》，日本向中華民國政府宣稱，放棄其在《馬關條約》取得的台澎

主權，並在《中日和約》的內文或是照會上明言，中華民國的領土以有效統治範圍爲限。台灣在戰前爲大東亞共榮圈中心的基礎上，一直與戰後經濟快速發展的美國與日本保持密切的貿易伙伴關係。琉球本島在經歷戰爭的蹂躪與四分之一以上居民的死亡後，於1945年被美國軍事占領，成爲其東亞軍事基地的中心。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結束了美國對日本的占領，卻未改變琉球的殖民地位，但又宣稱日本對琉球持有殘餘主權。日本政府藉由給予琉球低關稅與其他優惠，以獲取琉球人的支持，最終於1972年使琉球再度併入日本領土，再度命名爲沖繩縣。在此同時，美國保留在琉球所建立之軍事設施。

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東亞各國的貿易對象轉移了。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會(JETRO)資料，自2001年後，日本每年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大韓民國(南韓)、中華民國(台灣)爲首的九大東亞國家的進口值，已超過美國與歐洲的進口總額，成爲日本的主要進口地區。出口方面，在2002年以後，情況亦然。東亞各國，普遍除美國之外，以其他東亞國家爲主要貿易對手國。此一情況非常類似1570~1700東亞內部銀絲貿易開展時的情況。

今日的南韓在這些國家中，透過與中國的貿易與投資而更加繁榮的同時，再度強調其首都爲「首爾」而非「漢城」。而當日本對南韓的出口額在2001~

2004年之間雙倍成長的當兒(到2005減緩之前)，南韓並未停止其爭取獨島(竹島)主權，對日本教科書提出抗議，以及對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強制徵召韓國勞工提出索賠。相反的，許多台灣人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教條長期灌輸之下，並沒有清楚的認識到，根據1952年的《中日和約》，使台灣成其一部分的「中國」是由台澎金馬所組成中華民國。1993年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新加坡舉行在此之前最後一次的半官方會談，雙方都以《開羅宣言》作爲台灣權利的要求基礎，唯一的差別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宣言》中的「中華民國」化約爲「中國」，而中華民國強調《宣言》當中的「中華民國」四字。此時國民黨政權並沒有提出1952年的《中日和約》。從2000年民進黨主政之後，總認爲「中華民國」是國民黨的代號，而一直不接受此和約爲台灣法律地位的基礎。

台北賓館在重新整修之後，2006年6月4日起，每兩個月一次，開放一般民衆入內參觀，然而卻未彰顯此處爲1952年《中日和約》的簽約地點。在民進黨政權於2006年9月開始採用的高中新版教科書的五個版本當中，有四個版本沒有提到1952年的《中日和約》。唯一提到的一本認爲這個條約並沒有確定台灣的法律地位，但台灣在事實上已經行使了它的主權。如果不多做像本文一般有關中國、日本、台灣長時段互動關係的思考，1952年《中日和約》的意義很難被

完全理解。

在1952年《中日和約》的基礎上，今天的中華民國有如歷史上的琉球王國，是東亞海域中夾處於強權之中的小國。琉球王國輸入中國的儒家思想、古典文書與民俗宗教，也引進日本佛教。中國人在琉球王國的官僚體系中位居要津，而日本僧侶也在王國中擔任國師。

於十七、八世紀中日兩國在琉球擴大競爭之際，當中國公使來到琉球時，琉球便採用中國曆法；當日

本公使來到琉球時，則改採日本曆法。琉球與中日兩國共同建構朝貢體系。運用靈巧的外交與文化策略，力保開放與堅實的經濟，並維護本身尊嚴，是琉球王國留給台灣的教訓與遺產。（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師大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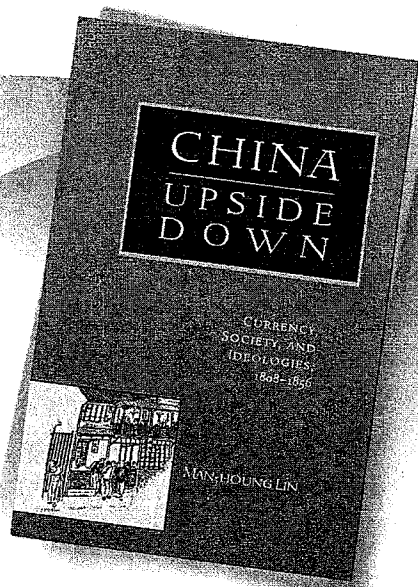


附註：本文節縮版先發表於《中央研究院週報》第1084期（民國95年8月24日），後改寫成英文在 *Japan Focus* 發表（2006.10.27）時，承蒙Mark Selden教授及審查委員諸多教導與指正，本文再據之補正。

## 出版消息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林滿紅 (Man-houng Lin) 所著 *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 (《中國之逆轉：世界銀荒與嘉道咸秩序》) 於今年11月6日由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此書指出中國對銀的大量需求，在與十九世紀上半葉拉丁美洲獨立運動及其他世界經濟變化互相激盪之下，造成中國歷史由盛清走向近代悲慘命運。

對中國而言是那麽遙遠的拉丁美洲獨立運動，幾乎傾覆了清王朝，君權絕非至上的學說也變為顯學。在與其他因素交疊之下爆發的太平天國之亂，連同緊接著的捻、回、苗之亂，根據最新統計，幾乎使每四個人即死一人。但清朝因為拉丁美洲白銀的下一波增產多了額外財源，一面平亂，一面到處提倡君權至上。雖然政府權威由此擴大，但當清朝忙於處理危機時，日本已在鴉片戰爭中國敗於西方一個小國的刺激下走向明治維新。在經濟與世界市場的白銀供給較東亞其他國家關係密切的背景下，中國在東亞的地位顯著滑落。在此同時，整個中國近代，挑戰政府權威的想法，再也沒像十九世紀上半葉之成為顯學。



這本書在將世界史、亞洲史與中國史結合思考，將經濟史、思想史、文學史、制度史、文化史、社會史交相關照，將文本、圖像分析與量化統計一併運用的過程中，對近代史的重要議題，如：近代東亞龍頭地位在中日兩國間遞嬗；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源起與影響；今文經學在鴉片戰爭前後湧現；中國國內與國際區域經濟關係；中國傳統的國家與市場關係與相關看法；思想與社會變遷；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等，都提出了新的解釋。